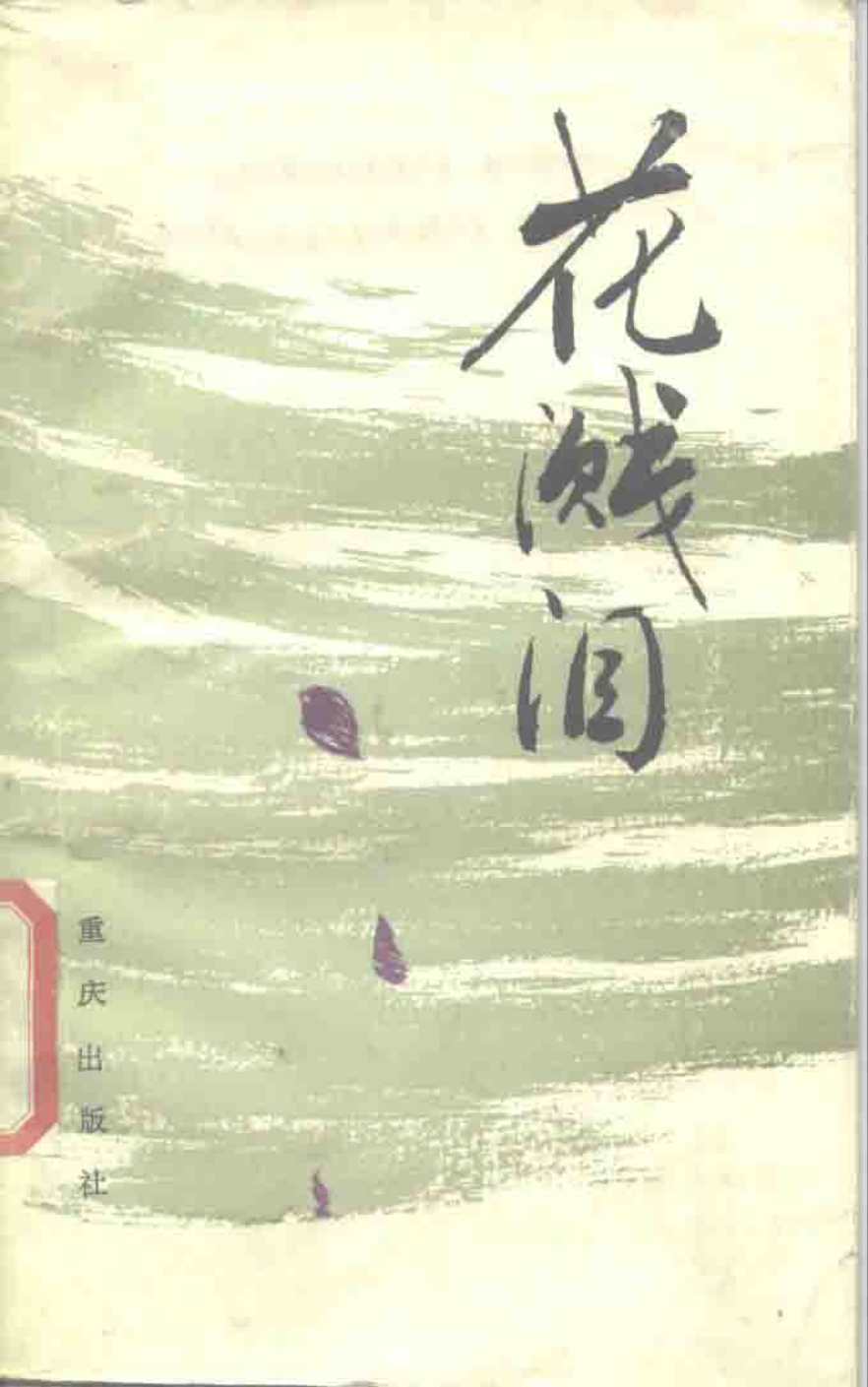




花 賦 詞

重
庆
出
版
社

花 濺 泪

戴明贤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张慧光
封面设计：徐赞兴
封面题字：王致中

戴 明 贤 著
花 溅 泪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发 行（重 庆 市 长 江 二 路 205 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达 县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 8.5 插页2 字数 135 千
1987年4月第一版 1987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600

ISBN 7-5366-0161-1

I · 16

书号：10114·309 定价：1.40元

淡泊者

(代序)

余未人

早些时候，我就约过戴明贤为《花溪》撰写历史小说，他总是笑笑，说没有改好。我也并不催促。大约是一种默契吧——本刊同仁，总怕引得外界误解。这一期，我们原先组织的几篇“作家笔会”稿件，都未能如人意，一一恳请作家们换稿。我不得不求援于他那篇“窖藏”了。这些日子，我们为换稿的种种焦虑，他已是洞若观火，便拿出了抄写得恭恭整整的《落红》。我一气读完了。果真是“醇醪”！不过，我依然提了两点意见，请他酌改。其实，如果拿到别的作家同样水准或稍次于此稿的作品，我是决不会再作此苛求的了。他笑笑，将原稿收回再改。

他却又说：“关于报告文学，莫非你还要提些问题，来采访我一番？”我只有表示不必——要让他自己说自己，他是不肯为的。我不得不来个迂回，求教了外地的同志。

我对他留下个印象，是十年以前。他参加了“革命现代川剧”《阿花》的创作。《阿花》是那次“革命现代戏调演”中基础最好的一个本子，评议会上，人们似乎都要扶它一把。最终，轮到剧作者表态，他说话了，轻言细语的：“《阿花》中的走资派，是上边‘派来’的，我们对此，只好采取‘鸵鸟政策’了！”当时的“革命形势”那般“大好”，他却口出此言，我心里一惊。

以后，我们调到了一处，但不是一个部门。他在我办公室的紧隔壁，上下班都要见面。他的“名声”已经斐然。我连连读到他的散文、历史小说，还知道他的书法篆刻作品曾到日本展出。我窃以为自己与他相距甚遥，不愿攀附，只是相逢一笑，点点头，大有“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意味。

八一年秋天的一次会议，却是我对他的一次再认识。在会上，我及几位同仁被置于另席；他呢，本该居于“正座”，而传闻他因为说过当时《花溪》编发的小说《午餐半小时》是“艺术珍品”（其实，他说的是“精品”）也就从正座上旁落了。我在领教了一番“火力”之后，隐忍不住，一时性起，竟当场爆发一通，闯了祸。会议休息的当儿，他来到我身边，对我说了许许多多。我第一次听他谈这么多话，虽是相濡以沫，仍觉很

是宽慰。以后几天的会议上，他除了被点名发过一次言，作了些不得要领的自我批评以外，就躲在角落里，在烟盒和废纸头上写写画画。后来才知道，他发在《散文》月刊的《羽枫叶集》一组四篇，就是那次会上的收获。

后来呢，我们又恢复了原先的距离，还是相逢一笑，点点头。及至八二年讨论我的习作的会上，他作了较长的发言，说我的小说“像剥洋葱一样，只剥了一层两层。”“甜味多了点，甜的酒品位不高”等等，不留一点儿情面。走出会场的时候，我走在前边，听到后面一位同样是很倔的老同志对他说了些不能苟同的话，但他并没有一点儿蓬转的表示。直到几年以后，又是在一次讨论我的事情的会议上，他提起了那次的发言，说原先怕我接受不了，颇为惴惴；后来，见我也没怎么介意，就放心了，云云。其实，我何尝没有介意呢，关于“剥洋葱”，我想了许久，不知不觉，把它当作我这些年习作上追求的目标之一了。

他没有进过大学，“热水瓶”式的性情，使他从小就怕向人提问。他告诉过我，上小学时，有一次随母亲到亲戚家做客，发现校长、教导主任和几位老师赫然在座，他竟紧张得汗流如注。

那么，想弄明白的东西，就只有向书本讨教。（当然，也有的问题可能永远得不到释疑）这一个人，反倒造就他成了一个“读书破万卷”的、博闻强识的人。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伟人传记、文艺理论、诗词歌赋、戏曲电影、武侠小说，他都予以厚爱。一位挚友对他作过如是评价：“明贤的第一爱好是读书。”他自己这么解释：“读书，我可以选读第一流的东西；而写作，我只能写第三流的。与其写第三流的文字，我不如读第一流的书籍。”

小学时候，他初次接触的文学名著是《大卫·科波菲尔》和《简·爱》。这两位主人公孩提时代的遭遇，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又特别喜欢孩子。一次下乡时，由于积习，忍不住要逗弄一位亮眼睛像点了漆、红脸颊圆鼓鼓的孩子。孩子还没完全睡醒，怔怔地望着他，突然号哭起来。以至后来有人要求工作队去“挂红”，为孩子招魂……那几年，他觉得自己心中所想，都只能通过儿童的形象来表达。于是，专注于儿童文学的写作。一篇《报矿》曾获全国儿童文学奖。

在那“山雨欲来”的六五年末，他曾经奉命离开贵阳而忽地被“储备”到了边远山区大方县的一所乡村中学里，他的夫人拖着病弱之身陪他去了。两人在大山的褶皱里，一住七八年。戴明贤

终于“启封”重返筑城后，夫人还拖儿带女，继续“储备”了三年。

对此，一些友人至今为之不平，而他以为，此行得到的远比失去的多。那正是无书可读的岁月。但他竟因发配深山，而幸运地保存了随身带去的两三百本书。他自己反复读，还根据记忆，凭借着这点资料，花费几个月时间，为一位远方的文学青年抄录了诗经、楚辞、汉魏民歌、唐宋诗词、元人小令，直到吴梅村、苏曼殊，厚厚的日记簿，抄完一本再续上一本。后来，他认识了另一位青年朋友，又为他把这项工程从头干了一次。他还捡起了小时候干过的书法篆刻，用毛笔摹拓印章数百方。用这些旷日持久的手工活儿，打发“日长如小年”的生活。他自嘲道：“不为此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有人笑他“作茧自缚”，他便给自己的斗室取了个名号“茧簃”，把自己比作是一条不得不作茧的蚕。但“光有吐丝的心愿不够，还得肚里确实有可吐的丝，我算得什么蚕。”

有两三个月，他奉命在县城参加“清队学习班”。本校的教职工们，谁也不想把别人“清”成敌人，成天在那儿磨洋工。他就自订了一个背诵唐宋诗词的任务，每天复诵旧的，增加新的，像滚雪球一样逐渐积累，随时自我抽查。学习班

结束时，他们学校没“清”出什么阶级敌人，他倒是默下了一百七十多阕词。这点收获，后来当然也随着时间而丧失殆尽了。真正的收获，是对黔西北农民及其生活的再认识。

他的知识不能说不广博，阅历不能说不丰富，艺术上呢，是“全方位”的爱好，这些，从他的文艺创作中可见一斑。早先，他写叙事诗，写儿童小说，后来写戏、写电影，还有书法篆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又写起了散文与历史小说。

散文真也是个无所不包的文学样式。中小学生学习作文，是散文；文人墨客辍笔于小说、诗歌、戏剧、电影……作起“寓公”之后，也会操起散文。散文仿佛成了文学的起点与归宿。由是，大凡有点名气的人，掷过被称之为“散文”的玩意儿，编辑们只好“欲说还休”。

戴明贤呢，也选中了这块园地舞文弄墨。他的散文，只写一些最小的人物和他们再平凡不过的生活，及至被他称之为“历史车辙中的几星泥沙，生活大书页上的几滴墨痕”的东西。这些“泥沙”“墨痕”之类，到得他的笔下，妙语出天然，且被染上了一层温存亲切的情绪色泽，带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呜呼，同是个窝窝头，玉米面的可作“忆苦”餐；栗子粉的，可入得国宴！

历史小说呢，是他蛰伏于“茧繻”之中，又未能心安理得地终日作茧，而骇然于当时种种的倒行逆施，感叹于世事的不公，兴起思古之幽情，联想起野史、笔记、小品中的许多古人和旧事，进而有了个“反动”的发现：某些号称获得了“最崇高理想”的人物，何曾配与他们天天在批判和打倒的许多封建时代的杰出人物同日而语！那些忧国忧民、慷慨悲歌之士，确为他所景仰，时时引起他的写作情绪。

于是，“禁令”一旦解除，他就挥笔写了第一篇历史小说《金缕曲》，赞誉接踵而至，《小说选刊》选载了他那本十五万字的历史小说《九疑烟尘》呢，印行九万册。说“雅”的，评论界呼声甚高；说“俗”的，芸芸众生竞相传闻。

与时下短篇铺衍成中篇，中篇拉出长篇的架子这一潮流相反，他的历史小说常常“浓缩”。以至《金缕曲》发表后，远在青海的一位不相识的文学界人士来信，责怪他把这样丰富的素材写成短篇，真是浪费了。不过，总归是“文章自得方为贵”吧。有趣的是，两人从此成了神交之友。

散文与历史小说，才真是他“凌云健笔意纵横”的领地。

他的评论，时常以各种笔名发在各种报刊，他还常奉命写些编者角度的短文，由此而得个

“言论组”的嬉戏。写这样的文字，他不安于故俗，不溺于所闻，更不耽于技巧（包括书法，他也不主张单纯研讨技巧）；而喜爱从宏观的角度、美学欣赏的角度去品评。

我与他真正的接触，是在八四年元月以后，殊途同归，他也干起了“文字保姆”的营生，家又迁到了距我五六分钟路程的地方。他来不久，我就请了写作假。他常常在烈日炎炎的中午来了，通知什么或商量什么，五分钟，十分钟，总是来不及为他斟一杯水。有一次，夜里十一点半钟，我刚睡下，他携同夫人一道前来拍门，却是为了送一张参加中国作协的表格，他怕我第二天一早出差，误了填写，赶不上“轮子”。在我原先的想象中，他仿佛不食人间烟火，更不屑为此类琐碎事务的。而今，他却是一次次地奔走于寒舍。开初，我于心不安，后来，竟习惯了，我那“不愿攀附”的想法也就荡然无存了。有时，甚而得寸进尺，挂个电话，托他办点什么琐事。

戴明贤没穿过西装，不会跳舞，尽量不陪客吃饭。我们笑他奉行“三不”主义。我曾揣摸过，《花溪》是青年文学刊物，那么，他会不会以自己的审美趣味来决定稿件取舍呢？后来，我担负了将八四年全年的“小说新秀谱”汇编成书的工作。细细研读后，总的印象是：“作品质量较之以

往大有提高，活泼多姿，适合文学青年阅读。不过，有不少篇什在字词、标点上有疏误。其中只有介绍石定的那一期专栏文章，一个标点的失误也没有。我在办公室贸然作了一番褒贬之后，他不作声。原来，那一组一字不误的文章，正是戴明贤的责任编辑。那以后，他加强了复审全部稿件的工作，以至每期一校和二校出来后，他分别要看两遍。每遍十几万字，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要“吃”完，他不得不“努力加餐”了。

他有两个特点，一是爱才而不妒才，一是特别喜爱青年作者，乐意看到他们超过自己。八三年，他建议《安顺文艺》搞一次“散文专号”，安顺的同志便收了十几篇青年散文习作稿让他看，让他编。他特别赞赏蒙萌的处女作《小阁楼》，写信给编辑部的朋友：“《小阁楼》写得真好，至少我写不出来。”（当时，他已是省里散文的一块“招牌”了。）接着，又推荐了蒙萌的小说《泥水工的爱情》，与《小阁楼》一道，在省里的《山花》上发表，并写了评论《敢为我省文坛得人贺！》半年前，安顺二十一岁的女作者姚晓英，第一次来省里参加改稿会，一篇小说没能写成功，夜里，她哭得很伤心。第二天，戴明贤读了她的另一篇小说，当即大加鼓励，使她破涕为笑，回去后，她对人说：“我在贵阳是想哭就哭，想笑就

笑！”自那以来，姚晓英在省、市两家刊物和外地刊物上，接连发了六七篇小说，戴明贤为她的一篇小说写了点评。还有好些爱好文学及书法的青年，都得到过他切实的帮助。

他到编辑部来的这两年，过起了公务员的日子，失去了写作的时间和精力。大家都为他惋惜，他必定也暗自焦急。他计划中的历史短篇及中篇，有的只待修改定稿；有的资料搜集齐备了，就等着动笔。他多次与我商量，我便只有辍笔，让他也能有一段写作的时间。谁知，因为文联主要负责同志卧病，他又不得不由“文字保姆”而改行“办事处代理”。“创作假”已晃过了三个月，他却一直没能得到写作的时间。一次，他有些冲动了，告诉我，他想打报告，请上级另派人来，他不写东西不行了。我给他泼了冷水：“我猜想，上面现在是派不出人来的。”他听了苦笑，又每天按时坐班。有一回，因为逼他的稿子，我说，你就回去写吧，写完了再来；有事，大家代你应付着。他却说：“我怕隔壁的电话没有人接。”“只要电话铃响，我们赶紧跑过去接嘛！”话是这么说，但他萦系着的那一份责任，我们心照不宣。他还是照旧上班。就这么着，他每月发表的文字，好像也有几千。

他上高中的儿子，在日记中悄悄写道：“爸

爸的素质和文艺修养是不错的，但他有个最大的缺点，怕热闹，想‘隐居’，所以不会有大的成就。”夫人向他转述了儿子的批评，意在激发他的进取心。他强辩说“这其实是一种聪明，我于名利无所求，就能有时间和心绪来充分享受音乐、文学、美术、书法这些人类精神财富的乐趣。”夫人说：“但是这也就耽误了许多该做的事。”他反驳不了，只有默认。

他告诉我们，去年，他过五十岁生日那天，十岁的女儿听妈妈说，爸爸五十岁了，想想五十岁不知有多老！躲到屋里，哭了一场。他是把这当作笑话来说的。但我体味到，他心里未必在笑。

我观察到 he 有一怕——怕开会。去年，他被选为全国书法家协会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但他一直婉谢。及至上面动用了组织名义，一定让他去。他去了。几天后，却又独自离京先归，（连选上了理事，也是许久之后，才从别人口中偶然听说。）我见他到办公室零售《少年书法报》，问他怎么不把会开完？他只是笑笑，把话岔开说，书协的同志都到南宁参加书展去了，家里的报纸登了零售广告，却又没人办理。我见他九分钱一份地“站柜台”售报，态度温文尔雅，不禁暗暗好笑。他是市政协委员，最近又被增补为市政协常

委，两三年来，似乎没怎么见他去开会。不久前，他倒是老老实实参加了一个会，又为那次选举的结果连连叫苦，追悔莫及。某次，一位朋友收到他的信：“我没有应邀上楼去。因为在那位大作家的面前，我会自惭形秽，没有勇气去握他的那双大手。”对于那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处所，他总是避之又避。不过，有一次，《花溪》在红枫湖举办笔会，市委有关负责人到会向作者们介绍了工厂农村改革的情形，讲得有理有情，材料很丰富。戴明贤当场要求那位负责同志，最好每月召开一次这样的形势演讲会，让作者们走出“象牙塔”，开开眼界。

两年前，我们初次在工作上有所接触的时候，我印象中，他是十分精明的，该办的事，总也不会忘记。如今，我一个较突出的感觉，却是他在一些具体事务上，尤其是数字上，常常会健忘。他自称“对数字的记忆赛过白痴”。我倒是想了想，推导了两个原因：其一，事情繁杂，岁月催人。其二，抱了西瓜，就忘了芝麻。不过，他那些读过的书籍、诗文，却依然谙熟于心。前几天，有人向我推荐了一部译著，他马上就说，此书他六二年读过，还复述了大致的内容。他对于自己儿时的、乡居的、那些年代久远的各种掌故细节，也都记忆犹新，不时溢于笔端。看到他在一些事

情上记忆力的消退，我感触很深，生怕岁月的流水，也会荡走我的记忆。他呢，退潮之后，金石珠玉犹存，我却怕自己会“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写这样纪实性的文字，我这是第二次尝试。头一次，就想写得客观一些、真实一些，而不愿匿影藏形，为趋时去抓点什么来聚光绘彩。这篇东西呢，不说“光彩”，连色彩也抹去了。昨天，我向戴明贤透露了“淡泊者”这个标题，他欣然同意，还说，一位挚友就常开他的玩笑：“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如是，我释然了。

目 次

淡泊者（代序）……余未人（1）

赌翠裘……………（1）

金缕曲……………（12）

车轮生四角……………（37）

梦断格天阁……………（62）

五老会……………（78）

辨颠……………（101）

落红……………（112）

花溅泪……………（136）

后记……………（253）